

碧血丹心大侠传

(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05.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58.80 元

目 录

序	(1)
第十二章 欺稚诱愚装魔作怪 扶危救厄剑胆琴心	(2)
第十三章 缔新交英雄矢忠义 毒旧好妖道假慈悲	(20)
第十四章 拯孤儿洞中传大道 除妖孽南下觅同人	(39)
第十五章 逢贼徒凝神听密语 遇英雄说法醒痴迷	(55)
第十六章 闲戏耍独掌毙潜龙 显奇能一矢诛毒蟒	(68)
第十七章 老成谋国南北分驰 巨蠹庇奸刀枪并举	(90)
第十八章 灿烂刀光飞来大侠 婀娜佩影翩去惊鸿	(106)
第十九章 寄讯传书只身南下 同心戮力联袂北行	(121)
第二十章 绿水青山建基立础 金戈铁马破垒攻关	(137)
第二十一章 壮志除凶整军经武 热肠急义解囊倾囊	(152)

第二十二章	破妖窟铁弹击金镖 显奇能钢枪穿白石	(170)
第二十三章	回心向善弃暗投明 矢愿救民犁庭扫穴	(187)

序

有死君，有死国。弘演纳肝，王 绝 ，死君者也。死国之事，含义较广。稽之往史，宋明之季，死国者众而且烈，斯盖民族存亡所系，与所谓君臣之义，易姓改朔，稍稍殊矣。宋之岳忠武、文信国，明之于忠肃、史阁部，皆于民族垂烬，神州陆沉之际，奋起努力，以与异族抗。岳公于公，皆不死于前綏，而死于冤狱，悲惨壮烈，尤同为后世所悼痛。近顷文君公直编《碧血丹心》一书，叙述忠肃故事，体虽演义，而文则详于正史，姜君侠魂从而为之评，以旧史料为新小说，相得益彰，其两君之谓乎？昔褚人获作《精忠传》，抒写岳公忠义，至今妇孺贩竖，鼓书弹词，演者听者，不自知其歌泣之何从，信夫扬先烈之光，作民族之气，小说之力，较正史为大。忠肃死，而其沦浹血气，耿耿忠烈之精神则不死，然则两君之力亦伟矣哉！

民国十九年五月，三原于右任叙于沪寓，时则我东方天竺民族之领导者甘地就捕之后五日也。

第十二章 欺稚诱愚装魔作怪 扶危救厄剑胆琴心

话说徐季藩看好房子，店家送过茶水，自去招呼生意去了。徐季藩掸了身上灰尘，洗盥过了，便也走出房门，到走廊上来，故意的踏着方步，踱来踱去。往返了几趟，忽地装出惊诧情况来，向那少年道：“相公尊姓？贵府哪里？”那少年向徐季藩上下打量一番，想待不理他，到底年轻脸薄，只得答道：“在下姓石名亨，渭南人氏。”徐季藩见他并不回问，便又搭讪着问道：“相公可是由南边回府去？”石亨淡淡的答道：“因为有些小事体，要到宣化走一遭。”徐季藩故意叹了一口气道：“贫道云游天下，三十年了。南北十三省，也都走遍了，却从没见过相公这般的华贵骨格！就只可惜一宗！”说着故意收住不说，又长叹了一口气。石亨心中有事，听了不免心中暗惊，忙追问道：“在下不敢望富贵，只不知有什么凶险？道爷可肯指示迷津么？”说罢，双睛觑定了徐季藩，待他回答。徐季藩知道有些意思了，便悄说道：“此处来往人杂，请相公到贫道下处屈坐些时可好？”石亨想：“他们江湖上僧道是最可怕的，不如邀他到俺房中去坐，要是他不怀好意，也免得着他道儿。想罢，便反邀徐季藩到自己房里坐谈。徐季藩听了正中下怀，心中暗喜，口中谦逊了几句，便跟着石亨进了上房。那姐儿，也随着进来了。

石亨让徐季藩坐下，亲自斟了一盅茶奉过，便问徐季藩

的道号？驻鹤何处？徐季藩一面接茶逊谢，一面答称：“道号非非道人，现在大名霞明观住持，因为募化三清殿工程南下，路过此地。”石亨接着便问：“道爷先时说的甚事可惜？”徐季藩先指着那姐儿问道：“这位是相公何人？”石亨道：“是舍侄女石瑛，道爷有话但讲不妨。”徐季藩便故意装出满脸正经，郑重其事的说道：“相公天庭开朗，五岳停匀，兼之眉呈八彩，贵不可言！只可惜现今颀下无须，微嫌不足。请问今年贵庚几何？”石亨答道：“贱造是属羊的，辛未六月初六日未时生。徐季藩听了，猛然一拍炕几，瞪目摇头叹道：“可惜、可惜！贫道一见尊容，便耽着心事，惟恐今年是十七岁，不料果然！这也是贵人福厚，所以得遇贫道。贵造属金，论尊相也是金形人，今年却正逢火年。金火相克，流年已大不利。加之如今正走天庭运，额头平凹，下少帮扶，太岁当头，流年相觝，自是生平一个大厄运。照相说，相公休要见怪！堂上椿萱早谢，骨肉分离。少年更多坎坷，一直要到须长过腹，便是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之时。如今气色不开，眼角有黑气，恐怕手足间有大变故，还要连累相公脱身不得。”徐季藩一面说，一面偷眼看石亨的神色就机说话。见他初时默默的听着，渐渐的露着惊疑，后来竟脸色都转变了，知道已说着了，正要再放一篇大言，结实吓他一吓，不料那坐在一旁的石瑛听了，竟迸出眼泪来，站起来，向徐季藩连称“神仙！……俺这叔父，便是为俺父母，险些送了性命。”后来又为俺，几乎不得脱身。如今正想回乡遁迹，不想还有凶险，这教俺怎生对得起叔父？”说着竟硬咽起来。石亨也长叹一声，低头不语。

徐季藩心中暗喜，想着这机会不可错过，便道：“石相

公有甚冤苦？能不能告诉贫道？贫道修道数十年，颇知理数。相公何妨说出，彼此参详，看可能解脱？”石亨叹道：“道爷说俺的事，如同目见一般，俺也用不着瞒了。俺父母早亡，有俩哥哥：大哥名叫石乾，二哥名叫石元。俺是父母晚年季子。大哥大嫂早年去世，遗下一个侄儿名叫石彪。二哥就只一个女儿，便是这个石瑛。父母死后，俺和侄儿石彪都全仗二哥教养。俺从小便拜山东有名的武师大刀金纯门下习武。二哥因为家贫，便出外谋生，到湖广辰州木行里，充当护的镖客，已有十来年了。俺这侄女随着他父亲习武，俺也时常到辰州去探探他父女俩。俺二嫂前四年才到辰州去。那时因为侄儿石彪在河南少林寺学艺，俺也跟着师傅，都不用照顾了，二嫂才去辰州的。却万料不到俺二嫂这一去，竟弄出俺家的血海沉冤来！”

“湖广辰州府是木料出产之地。每年的木也不知有多少，由洞庭湖出扬子江。却是不论大小，都得请客作法扎护送。要是得罪了客，他要你的散，却是不费吹灰之力。那些客，都有师傅传授，都会法术，湘河里没人不怕客，任你奢遮的好汉，也不敢得罪他们。就是和他们争论打官司，官府也得袒护他们三分。因此那些客便横行无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去年春天，有个姓陈的木客做寿。这陈木客虽是个经纪人，却是交情广阔，长江各码头都有人赶来拜寿。恰好这时有个苏州小班到了常德城里，陈木客便花重价将这班子雇了来，演戏宴客。班里有唱旦的小郎，名叫龚仲甫，脸儿长得原不错。一到辰州，就有个客龚介藩和他扭上了。俺二哥石元不知道他有个客老斗，在陈家寿筵席上见着了，便也留情于他。过了一天，便到龚

仲甫下处去玩耍。龚仲甫那兔崽子，见俺二哥手头挥霍，便又和俺二哥扭上了。过了几天，俺二哥才知道他是龚介藩的相好，且拜给龚介藩做干儿子。龚介藩的名儿，在辰州地方没人不知道他是个仗着 客邪术，夺男劫女的恶棍。俺二哥本领虽是十分了得，却是不会邪术。这时既已搭上了龚仲甫，却又不甘心让缩，坏了自己的威名。这小郎也可煞作怪，偏偏的缠着俺二哥死也不愿离开，俺二哥便也不忍抛他。这带个小郎的事，天下皆是，原算不了蹊跷；不料龚介藩那厮硬功夫吃不下俺二哥，却暗下毒手，使邪法，将俺二哥两眼咒瞎了。

“俺这侄女虽是年轻，却是十分孝心。见老子被人暗害了，便立志要报仇。也没和他爹妈商量，便磨了两把好快刀，藏在身边。那日恰好龚介藩这贼刚扎好一架，喝得酩酊大醉，歪歪倒倒，打俺二哥下处的门前走过。俺侄女在门里瞅见，待他刚走过，便突出去，拔出两把刀来，一手握着一把，照定那贼背心，使尽气力，刺将下去。龚介藩那贼没防备，猛然着了这两刀，哎唷也没叫得一声，便倒地死了。俺侄女见大仇已报，连忙进来报知他爹妈。俺二哥一所，知道闯了大祸了，连忙叫俺二嫂收拾了些细软，打后门逃走了。

“教里得知龚介藩叫人刺杀了，见他死在石家门口，平素都知道石家和龚介藩是冤家，这不待言是石家做的了。他们 客给人做翻了，要是不能报仇，可就太丢脸了。因此，他们也不报官，只使邪法来报仇。恰巧俺二嫂素来欢喜算命，因此他夫妇俩的生辰八字，有许多 客算过，都能记得，却是没人得知俺这侄女的生辰。他们便使邪法，设坛念

咒。这时俺侄女方挽着他爹，挈着他妈，沿着河边乱逃，不料才逃到一日，老夫妇俩全病倒了。先时头痛眼昏，后来竟发狂发热，连亲生女儿都不认得。可怜俺这侄女勉强撑到一个山岩中，眼睁睁看着父母发狂，没法可想。如此不到三个时辰，老夫妇俩都狂死了。俺这侄女又急又恨，又是悲痛。这时又不敢向乡村中去乞讨，怕遇着那些 客，只得将随身刀剑，就在山岩里掘了个坑，将他爹妈暂时掩埋，便翻身回到辰州，要给父母报仇。

“这时俺正和侄儿石彪俩护送陕西参政回湖广，原是想借此去会会哥嫂，不料俺和石彪侄儿到了辰州，正是俺这侄女刺死龚介藩的那一天。俺听了这讯，连忙出城向辰河下流追赶，想寻着俺哥嫂。侄儿也随着俺追赶。赶了一日，也不曾得个讯儿，便投乡店宿了。次日才起身，便见有个女子在山边小路上，走的很快。俺连忙赶去看时，正是俺这侄女石瑛。当时问明白了情由，便叫侄女去买了衣衾棺木，同侄女去重新装殓俩死的。完了事，便三人同到辰州，探了好几天，才探得俺哥嫂是龚介藩的师弟谢福兴咒杀的。那天夜里，俺领着侄女，去谢福兴家中杀了他一家。侄儿却去杀了龚仲甫那兔蛋，连夜逃出，到辰州府城，侄儿到长沙镖局里去了。俺因侄女不能在湖广耽搁，便护送她回北，路过此地。辰州 客确利害，各码头全有人，这事他们断不会不知道。如今虽没遇着他们，只恐将来，不留心时，丧在他们手里。”

石亨说话时，石瑛已哭得如凝露桃花一般。徐季藩见她这般娇啼，更显得惹人怜爱。心中暗想：我不妨显些法术给他俩看看，使他俩死心蹋地跟随我去。想罢，只待石亨诉说

完毕，便道：“贫道方才相上已经相出，两位一定有凶险，好得还有解救，故而遇着贫道。这也是两位将来要大贵，才有这般奇缘巧遇。如今据官人所说，一来是怕那些客挟恨报仇，使官府奈何官人和令侄女，这一层贫道有个善法，回头再说。第二是怕那些客使妖法来暗害。这一层有贫道在，自不须虑得。贫道自幼在茅山学道，习得九天雷霆大法，任凭如何利害的邪法妖术，都能镇治。官人若还不信时，贫道就可略施小技给官人和大姑娘解解闷。”

石亨听了大喜，方要答言，徐季藩已抬身起立，就在房中步罡念咒。一会儿，将袖掩面，口中仍是念着咒语。石瑛这时也忘了伤心，只凝神望着。一刹那，只见徐季藩微微的吼了一声，将袖甩下。石亨、石瑛都觉得两眼一花，再定睛看时，只见当中立定一蹲金盔金甲，手捧双剑，面目狰狞的神将。徐季藩却已跌坐在一朵云上，悬在空中，身披法衣，顶现圆光，十分庄严。吓得石亨叔侄以为活神仙下降，连忙倒身下拜，口称：“弟子不知真仙下降，多有冒渎，伏乞恕罪！”接着又拜求真仙救护。徐季藩乘此发话道：“你叔侄俩都有宿根，故而本真人特来救你们。只是一来本真人不能常在你们左右，二来若是你们的仇家向官府告诉，本真人便不好干与国法王章。如今恰好有玉虚真人座前大弟子，思凡投胎在燕王府中，现为二王子，将来有九五之尊。本真人特来呵护真命天子，你们不如投托在二王子门下，既可免官府的追杀，又可时常得本真人的庇佑。且是你们相貌大贵，将来二王子身登九五，你们便是佐命勋臣，这也是你们命中该有此际遇。只是你们投托王府之后，不可泄漏天机，若不慎泄漏，必遭天谴。谨记！谨记！不可怠慢！你们须知天命所

在，机遇不常，千万休要错过！”

石亨、石瑛叩头如捣蒜，诺诺连声叩谢仙恩。徐季藩又道：“你等不必再往北去，二王子明日便打此经过，你们只待驾到跪接，本真人随驾呵护，自当收录你们。我去了！”石亨、石瑛方磕头应谢，及至抬起头时，只见那神将的不见，徐季藩冉冉的由窗间升空而去。石亨、石瑛更加至心皈礼，膜拜不止。一直拜到腰背不济了，才立起来。石亨满心欢喜的向石瑛道：“侄儿，这真是祖德宗功，天使得遇真仙。俺们只照着真仙的话做去，断不会错事的。”石瑛这时也心悦诚服，连连点头道：“叔父说的不差，俺们明天只在此恭候便了。”

徐季藩在捣鬼时，店家小二人等和出进家人，来来往往，都打走廊上经过，却是只见石亨、石瑛二人倒地礼拜，却不见什么神仙神将，只以为他们二人当空叩拜，许什么愿心。到后来，小二送灯到各房里，忽然不见了上房里的老道，以为是出外走动去了，便将房门带上，锁了。这是客人出外，店家的规矩，是怕客人有物件留在房中，无人时，遗失了大家不好。因此将门锁上，待客人回来时再开。如今还有这个规矩。致熄灯时，再去看时，仍不见那老道。小二诧异，出来告诉了掌柜的。掌柜的因为事忙，一时没向老道讨得房钱，听得小二说老道不见了，不免心中着慌，连忙到上房里看时，果是一间空房。满房查看了两遍，也没一点物件，情知老道走了，便忿骂小二：“不长眼睛！连个人走了也不知道！你要不得他的小钱，怎么不先讨他房钱？俺不管，只和你算帐，扣你工钱！”小二急时哭嚷道：“他一进来，便到那边房里，和客人说话去了，俺怎好跟去讨钱咧？”

这一嚷，嚷得许多客人都出来看。石亨也出房来跟着众人问：“为什么事？”却有个瘦道人只立在一旁袖手冷笑。石亨闻得是店家为老道的房钱争吵，便连忙道：“你们休闲，这位道长是和俺一道的，他因有些事情，顺便看个朋友先走了，房钱向俺算便了。这原是俺不好，忘了向你们柜上说一声。”掌柜的见有人认帐，便没话说，小二也不争嚷了，众客人都回房去。石亨便叫掌柜的同回房取钱，掌柜的一面嘴里说着：“爷别忙，这算不了什么。”一面却紧跟着石亨走。那瘦道人却仍袖手闲立着。石亨领着掌柜的打他跟前走过时，那道人忽自言自语道：“居士贵人，怎打诳语？”石亨听了这话，想起方才对掌柜的话，直羞得齐耳通红。那道人也不理他，径自去了。

石亨回房取了六分银子给掌柜的，掌柜的见此房钱还多了一分，喜出望外，谢了又谢，又问茶问水，巴结了一会。临走，还将油灯掺起了些，才满口阿谀的去了。石亨想着那瘦道人的两句话，暗想：先时真仙和俺说话时，谅来凡人不能听得，要不岂有全店的人没一个得知的？他们都和没事人一般，谅来是不曾知道。却是这瘦道人冷言冷语，实是对俺讥讽，他怎么会知道咧？……哦！……他是和真仙一道的么？……怎的真仙却独自走了呢？……他既能知道真仙的事，谅来他必也是个神仙，俺连遇神仙，总算红运当顶，俺岂可当面错过？只今便去寻他去！想罢，便起身出房。

正要去寻问那瘦道人，忽听得石瑛在里间叫唤，只得回身到里间来，问石瑛：“有甚事？”石瑛道：“俺想着明日投托二王子，虽是神仙吩咐，却不知二王子肯不肯收？要是竟然不理，便怎样？就是收留，叔叔是个男子，自可在他们下

图个出身。似俺女孩儿家，却怎么处？俺想来想去，不得个计较，因此向叔叔讨个主意。”石亨答道：“他不收留时，俺们仍是原来的主意，回到家乡再说。……却是你是个女孩子，真有些为难。”说罢，满面含愁。石瑛更是神志若痴，凝想不语。半晌，石亨长叹一声，说道：“俺有一句话，却是不好说的。如今事到如此，不能不说了。你年纪也不小了，如若二王子明日肯收留时，你就到他王府里去，能够做个内护院，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要是二王子肯收你做个妃嫔，也强似嫁在乡村穷人家。俺想神仙叫俺们投托二王子，谅来其中定有一段姻缘。你想那神仙既特来指点俺叔侄，他难道不知道你是个女孩子有为难处么？一定是你的缘分在此。也是俺石家祖宗有德，你父母有灵，才有这般机遇，俺做叔叔的也有光彩。许多僧道相士说俺有贵相，说不定还是由此出身啦。你如今虽孝服在身，却是在大难之中，只要投托得个庇护的人，也不得不从权了。况是神仙指示，谅来不会错的。”

原来石瑛心中本来想着：似俺这般人物，这般本领，父母俱亡，谁与俺作主？如今神仙叫俺叔侄俩去投托二王子，仗着俺容貌武功，谅来二王子没个不欢喜的。……神仙说他将来有天子之分，俺凭本领帮他夺得天下，岂不是有皇后娘娘之分？那神仙说不定是因为俺有皇后之分，才特来指点的。……想到这里，满心畅快，恍惚立刻就是皇后一般，周身百骸，如酒醉一般。忽一转念，话虽如此，俺如今父母俱亡，俺和谁去说？且是三叔虽和俺一样的年纪，不知他意下如何？……且待俺设法来探他一探。想着便叫石亨进里间来。

及至听得石亨说那一篇话，真是“先得我心”，不觉暗自狂喜，却不好意思回答，只低头含笑，搭讪着说道：“只不知那位神仙是什么法号，不曾问得，若知道时，将来得了好处，也好礼拜供奉，略表寸心。”石亨知她心意已肯，便随便答道：“那位神仙见面时不是说道号非非道人么？要知他真名号时，他原说随护二王子，将来俺们在二王子处，还怕不得知么。”石瑛也不再言语。石亨经他这一商量，却把个去寻那瘦道人的事，全忘了。又说些闲话，商量了一会明日见二王子时的言语仪节。石亨便仍回到外间来睡了。石瑛这一夜想入非非，竟睡不着。

天色微明，石瑛便隔房叫醒石亨，起来收拾洗梳完毕。石瑛便到外间来坐下，和石亨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说些时。待店家小二去买了点心来吃了。石瑛便催着石亨穿戴好，向店家讨个红帖，借笔墨写了，同到官驿门前等候着。

等了一个时辰，也不见影响。石瑛十分烦闷，石亨只在大路上踱来踱去。路上来往行人见他二人这般模样，都暗自好笑，他二人也不觉着。又等了约莫半个时辰，忽见南头大路上尘头大起，似有一大簇人马滚滚而来。待得略近，二人定睛看时，已见一对对的材官、宫监骤马而来。石瑛便催石亨到大路上去候着。见当先一骑快马如飞而来，直冲进驿内，口中连喊“到了！到了！”接着便见驿官全身冠带，圆领乌纱，领着吏役人等齐到大路上来。再看那来的戈斧丛中，三辆四马黄挡车，旁边各有四个猛士，四个宫监拥簇着，连辘而来。到了驿前路上，只见驿官等一行人一齐跪下，口中高唱职名。早有先导宫监，大喝一声：“起去！”接着便见那些材官、猛士将马一带，一对对相对而立。排成一

条夹道，让那三辆车儿从中而过。

石亨、石瑛待那三辆车儿来到街头，方要近前时，却被两边猛士，举鞭乱抽，不得近前，只得退到驿门口来，向那三辆车中细看时，却见头一辆绣帘微启，车中端然坐着一个圆脸大口的王子。再向第二辆车望时，却是车帘高挑，辕上坐着一个老道，正是他二人昨日所见的活神仙非非道人。二人满心欢喜，又见车中坐着个高颧方腮的王子，方在探头望外，四面乱瞧。二人便想闯到车前去，却又搁不住那猛士的皮鞭。正在为难，只见非非道人向他二人招手，一面向猛士摇手止住，二人方得近前。

来到车前，叔侄二人一齐跪下叩见。朱高煦忙叫宫监扶起，并说：“请进驿中相见。”二人谢了起身，便见三辆车儿挨次进驿去了。二人闪在一边，让仪仗先进驿门。方在等候，忽听得耳边有人长叹一声，忙回头看时，石亨早见昨夜所见的那个瘦道人，远远立在北头街口，正在摇头叹息，那声音却似正在耳边一般。石亨心中一惊，方要赶过去和那瘦道人说话，却被石瑛唤他同进驿去，只得回头同石瑛两个进了官驿，向材官投帖。

那材官便是双鞭韦弘，已知石亨、石瑛是王子叫他进来相见的，不敢讨门包，便引二人直到官厅上待着。韦弘持帖进去，不一会，便见四个猛士、四个宫监拥着朱高煦，面上满面风尘，尚不曾盥洗，便走进官厅来。石亨忙抢前一步，跪下叩头。石瑛也随跪在后。朱高煦忙叫猛士扶起石亨，宫监搀起石瑛。

石亨起来立在下面，石瑛站在他叔叔后面。朱高煦当中坐下，叫宫监看坐。二人不肯坐。朱高煦再三叫坐，二人才

谢过斜签着坐下，石亨十分欣喜，以为二王子这般礼贤下士，此来必有好处。石瑛见朱高煦对自己和颜悦色，十分谦虚，心中不觉摇荡起来。朱高煦待二人坐定，便问二人：“从何处来？”石亨答道：“小的自湖广回乡，路过此地。”朱高煦道：“闻得徐季藩法师说你二人本领十分了得，我这里正缺护从，你二人可肯留在府中充当护卫？”石亨连忙站起来回话道：“小的草莽子民，理当伺候殿下，只恐本领不济，辜负殿下栽培的鸿恩。”

正说间，徐季藩大摇大摆来到厅上，朱高煦起身相迎。石亨、石瑛忙起身叩见。徐季藩向朱高煦稽首告坐。朱高煦又叫石亨、石瑛坐下。朱高煦便将要留他二人做护卫的意思，向徐季藩说了。徐季藩点头道：“我看他俩骨气非凡，得殿下成全，自是他俩的福气。”朱高煦便对石亨道：“我派你做个指挥，管领这些猛士，平时随我出入护持，算我个亲信护卫，你可愿意？”石亨听了，连忙起身，向朱高煦叩头谢恩。朱高煦便叫宫监：“去取那两副雁翎甲来。”又回头对石瑛道：“如今本藩多事，常有些不轨之徒，前来寻事，我派你做个内护院何如？”石瑛听了，也立起身来，向朱高煦盈盈下拜，口称：“谢殿下的恩典！”朱高煦见他柳腰微折，叩下头去，现出背上一绺乌油般的秀发，兼之莺声啾啾，如弄晓晴，不觉意醉神畅，心花怒放，忙叫宫监搀起。石瑛起身，又同石亨俩重新向徐季藩拜过，方才告过坐坐下。

一霎时，见四个宫监抬出两口甲箱来。朱高煦叫先打开一口，只见银光耀目，不可逼视。朱高煦便叫石亨当厅披挂起来。石亨原来生得英挺，这时，头戴烂银嵌玉镂花护耳盔，身披烂银碎叶镂花雁翎甲，系着一条白丝结鸾带，当